

## 烟台故事

## 乡村记忆

刘复生  
死而复生

程绍堂

刘复生(1921—1946)，原名刘福生，胶东军区战斗英雄，招远市夏甸镇西河北村人，1939年2月参加本村青年抗日救国会，翌年7月参加八路军五旅十三团，历任班长、副排长。

1940年秋，盘踞在平度县祝沟的国民党顽军张金铭部在日军的诱降下，积极反共，不断侵袭我大泽山抗日根据地。同年8月10日，刘福生随部队讨伐张金铭部。战斗中，他奋勇当先，机智勇敢，只身将一个班的敌人堵在了一个院子里，迫使敌人放弃了抵抗，缴械投降，从而一举成名，受到连里的表扬。

1941年春，十余股国民党顽军组成“抗八联军”，大举进犯胶东抗日根据地。时年3月17日，八路军五旅十三团将顽军蔡晋康残部包围在栖霞桃村，双方展开巷战。刘福生在战斗中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，当即不省人事。支前民工将他抬下战场，大家都以为他已经牺牲，正准备将他掩埋时，他竟然奇迹般地死而复生。一年后，刘福生伤愈出院，被授予“二等功臣”，通令嘉奖，组织上还为他改名为“刘复生”。

1942年3月28日，刘复生随部队驻守招远县北冯家村。翌日晨，日伪军千余人从掖县(今莱州市)进犯招远。我军得知这一情报后，派刘复生所在营抢占了仰望顶制高点，准备迎头截击来犯之敌。由于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，敌人多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。气急败坏的敌人见久攻不下，竟然向我军阵地施放“瓦斯气”。营长和许多战士相继中毒牺牲。

在这危急关头，刘复生一马当先，高喊着“为营长报仇”，率领全班战士端起刺刀冲入敌群，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。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，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，狼狽逃窜。刘复生的英勇行为受到了全营表扬。

1944年2月28日，莱阳河源战斗打响。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，尤其是敌人的碉堡威胁极大，使我军进攻屡屡受阻。部队派刘复生所在班任爆破突击队，完成炸掉敌人碉堡的任务。

刘复生扛起炸药包，冒着炮火就冲向敌人的碉堡。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，刘复生多处受伤，但始终没有倒下，竟然机智勇敢地连续多次冒着枪林弹雨，炸掉了敌人4座碉堡，为赢得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也因此被胶东军区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1946年6月15日，在胶(县)高(密)即(墨)战役中，刘复生不幸英勇牺牲，时年仅25岁。

## 记忆里的磨坊

赖玉华

多少年过去了，梦里抱着村头的老梧桐，又回到往昔、回到磨坊，那份真情又充盈在我的生命里！

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农具的演变，多数农村都有了半自动磨坊。在福山城方圆十里的村庄中，数我们东北关村的磨坊最大。每年夏秋季收获之后，磨坊是最忙的时候，繁忙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据老人说，东北关村磨坊所在的四合院，是当时福山首富东北关村大财主赖芳圃给自己建的备用大仓库。它的地盘很大，北面五间青砖砌墙、屋顶用的是上好的青瓦，南面也是五间，西面还有厢房连着过道，门朝西开。门口两旁有两个石礅子，像看家护院的打手，大门门头是青瓦造型飞燕式。院子很大，院子四周是石头拼接成图案的过道，院中间用青砖打着镂空，围起来一块空地，里面生长着很多植被，还有两株榆钱树。榆钱树不是人为种的，不清楚老辈子啥时长出来的。

我家老屋挨着磨坊西面，儿时野性的我常呼朋唤伴到磨坊捉迷藏。老奶奶说里面有个大黄仙会偷小孩，让我们小孩子可别惹它。听了她这个话，我们好几天不敢入磨坊。因为那里确实有个黄鼠狼，俗名大黄仙，窝在磨坊院子草丛里。磨坊存粮必然有老鼠，大院里有家雀飞鸟昆虫鸟蛋，丰富的食粮让大黄仙隐居下来。到了冬天，就没那么多可吃的了，这傢伙半夜会出门溜达找吃的，鸡们就遭殃了。

赖芳圃后来当了汉奸，1942年被人“撕票”了，他这个仓库也就闲置起来，后来变成一个小学堂。前些日子和村中老人谈起这个磨坊的历史，老人告诉我，她7岁那年就在这个地方上过学堂，当时的校长也是村里人，家里打了一个轱辘井，说话嗓门很大，训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总是有一套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磨坊又进行了重新规划，小学堂搬离这栋四合院，到了东北关联中。至上世纪60年代末，四合院开始改造，北面东西两头作为磨坊仓库，中间是个大办公室，我记得办公室里面北墙上挂着几张伟人画像。那时候每次看到画像，我们小孩子便爱缠着老人，让他们讲过去的故事，每一次我们都会沉浸在故事里不能自拔。南边两侧的厢房也进行改建，向下挖掘大约1.5米，地上地下整体抹成水泥地面，锃亮光滑。改建后，引进多台当时极先进的半自动磨面机，有专门磨小麦的、玉米的、五谷杂粮的，从而成了一个大磨坊。

磨坊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

的副业，给东北关村带来无限的荣光，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城中村，周围村庄的人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。每年麦收秋收是最忙的季节，三邻五村都来这里磨面及五谷杂粮。因为磨口好，分工细致，磨面历经好几道工序。磨出来的小麦面粉分为好几个等级，头麸面，二麸面，黑面，麸皮。磨坊磨的面粉做饺子面细腻筋道，做面条有咬劲且清爽，一出锅半大孩子能吃好几碗。二麸面蒸出来的馒头也好，刚出大铁锅炸裂得香，调皮的我经常会剥开贴着锅边的、黄灿灿的饽饽，揪吃了一块又一块，那麦香味到如今还记忆犹新。

周边乡邻推着小麦早早到磨坊排号的场景也如在眼前，那也是我儿时玩得最嗨的时候。来磨面的大都会带着小孩，孩子们会不谋而合在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戏，弓着腰穿插在大人孩子之间。大人呵斥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、机器的隆隆声，磨坊像开锅的热水，沸腾着火红的日子。作为城中村最大的磨坊，善良的村人总是加班加点赶进度，尽量让外村的老乡不空跑一趟。若当天磨不上，便寄放在仓库里，而孩子们则期盼着第二天继续在一起玩。

磨坊存在于我记忆中的童年，那是抹不去的乡愁。磨坊西北有个空置的大广场，广场北面有四个台柱子搭建起的大台子。麦收秋收之后，一年之中会有几次派上用场。以前这是赖芳圃家的戏台，逢年过节会有戏班子来唱戏，做工的伙计这个时候会收到赖芳圃的戏谑：“这个场合穿得这么寒酸，下回别来我这儿做工，丢人现眼的。”教训完之后会打赏伙计两块大洋，让他们买身体面的衣服穿，这是这个大财主的怪癖。老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蹲在自己家墙头看戏，为这被爷爷打过多次，墙头厢房屋顶上都有他顽皮的同伴。到了我小时候，也时常有外地杂技团隔三差五来这里演出。白天来磨面没挨上号的外村村民可谓大开眼界，直呼你们村可真有钱啊！村民也向他们搭讪，白天没排上队的，晚上有眼福哈！

负责管理磨坊的是戴眼镜的卫爷爷，打一手好算盘，磨面的加工费算的可是丁是丁卯是卯。我们有时顽皮，人家把麦子放在磅秤时，我们会趁着他们不注意，故意抓一把小麦，那个秤砣就会下沉点儿，老爷爷低头盯着磅秤的尺标瞪半天，自言自语活见鬼。

随着村落的变迁、城市的发展，磨坊早已成为字典里的一个名词。如今每一次回村，我还是会不自觉朝那个方向多看两眼，仿佛要寻找我儿时的美好时光。

## 罐头瓶钓鱼

鲁从娟

吃完一瓶豆瓣酱，我把玻璃瓶刷净擦干，然后放起来。橱柜里，积攒了不少这样的玻璃瓶，都是吃黄桃罐头或草莓酱攒下的。先生说，留着这些瓶子没啥用，还占地方。可我看着一个个明亮清透的玻璃瓶，总觉得能派上什么用场，说啥也舍不得扔。

或许是我对玻璃瓶有一种情结吧，小时候，经常拿罐头瓶去河边钓鱼。

那时候罐头是好东西，一年到头吃几瓶罐头能数得过来，偶尔吃一瓶，母亲早就把罐头瓶收藏起来，留着盛放辣酱、花生酱或咸盐等。所以，罐头瓶不是很多。特别是到了夏季，罐头瓶在小孩子们的眼里更是很宝贵的东西。

几场夏雨过后，河沟渠道储满了水，里面会有很多活蹦乱跳的鱼儿。村西不远处就有一个渠道。春天，父亲曾在这里放水浇麦子。夏天，这里便是钓鱼的好地方。大人们用竹竿缠上细绳，做一支钓鱼竿钓鱼，我们小孩就用罐头瓶逮鱼。偷偷拿出一个母亲收藏的罐头瓶，在瓶口用纱布绕一圈固定住，这样使鱼虾能进去却出不来。瓶子里得装点小石头增加重量，再用一根树枝折成的小棍儿串上蚯蚓或馒头，卡在罐头瓶里，当作诱饵。然后用细绳在罐头瓶的波纹口处绑紧，另一头长长的细绳用手牵引着，慢慢下到渠道里面。临近水面了，用挽着线绳的手指轻轻一抖，让瓶子略微倾斜，再缓缓沉入水里。然后攥紧绳子一动不动，紧盯着水面。此刻不能急，不能老往上提罐头瓶，要沉住气慢慢等待。过一会儿，感觉时机成熟，提起瓶子，哇，几条小鱼在瓶子里游来游去，那股兴奋劲儿啊，成了抹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在一旁看热闹的小伙伴也纷纷效仿，满世界找罐头瓶钓鱼。

有一次，邻家小伙伴拿着一个罐头瓶喊弟弟去钓鱼，弟弟找不到罐头瓶，急眼了，把一个小口酒瓶的瓶嘴用石头敲去，结果玻璃碴子蹦到手上，划了一个血口子，疼得呲牙咧嘴，最后鱼没钓成，还挨了一顿揍。有一次，我实在找不到瓶子，就把墨水瓶找出来，怎奈瓶子太小，连个小虾也钓不上来，而我却把墨水瓶钓在水里荡来荡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渠道两边都是用石头砌成的，凸凹不平，若动作快了，玻璃瓶就一头撞到石头上，粉身碎骨了。有时候往上提罐头瓶用力过猛，瓶口的绳子松开了，罐头瓶便被水冲走，不见踪影，眼睁睁看着已经进入瓶子里的小鱼也游走了，顿时急得抓耳挠腮，哇哇地喊着，恨不得跳进渠道把瓶子捞上来。以至于晚上做梦，还梦见渠道里有很多罐头瓶，被浪头冲上来，碰得清脆作响，于是大喊着笑醒。

在蝉鸣聒噪的夏日午后，一个个小人儿趴在渠道边上，晒得满脸通红，却兴奋得大呼小叫：“鱼儿进瓶了”“我抓到鱼啦”……童年的世界里，快乐很简单，一个小小的罐头瓶、一次次趣味的垂钓，让整个夏天充满乐趣。